



杨家祠堂

刘乾能(四川雅安)

这世上但凡别样的存在，总归有它特殊的意义，比如祠堂。

从天老路，过石板桥，走百十余米逼仄的老街，街面突然闪开一个大大的豁口，露出一片约有一亩见方的青石院坝。院坝的北面，青砖围墙的正中，大开的院门和院门上悬挂的两只大红灯笼，守护着一幢青瓦屋面的建筑。这里，就是杨家祠堂。

盛夏的午后，我走进祠堂。一入院墙，在悬挂“杨氏宗祠”匾额的大门两侧，各有一株与房齐高的紫荆。青石砌成的树盆内，长着厚密的青草。紫荆树干虬劲，枝叶繁茂。宽大的树冠，在房前投下一大片树荫，清凉而惬意，让夏日的酷热少了些许的恣意妄为，也让空旷的院坝多了一些绿意的灵动。这种先花后叶的植物，对生长环境的要求不高，薄薄的一层土，就能让它们保持旺盛的生长力。或许杨氏族人正是看中了它这样的秉性，它才有幸成为镇守院落的首选树种——事实正是如此，它枝条多发、分枝丛生的特性，让它独具特色的观赏性更加突出，从而免去被砍伐作材的危险。由此可见，祠堂里的每一种存在，都有着看似不经意实则用心用情的讲究。

正堂上，供奉着杨氏的先祖先辈。一个个木制的牌位，按辈分的高低从上而下排列。“其才正中，克绍明宗。本维邦立，运以家隆……”对于后裔而言，家族的排行，每一个字都神圣不可侵犯。自己能做的，只能是谨遵这样的族规，将自己的名字续接在严格的辈分排行中，让宗族的血脉不断延续。

“一院图书自清浩，百家文史足风流。”这是镌刻在“思过处”大门上的对联。可以想象，但凡有族人犯了禁忌，族长定会罚其在这里度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时光。狭长逼仄的耳房里，应该悬挂有古代贤达的图像，或摆放着宗

族的禁令条文，被罚者进入其间，面壁站立，闭门思过。考察他们思想悔过的成效，或许就是验证其背诵诗词歌赋的多少。至于受罚的时间，可能或因所犯错误的类别与轻重而有所不同。

“松间泼墨临摩诘，花径衔杯咏少陵。”从这副对联中，我似乎领悟到建造祠堂时设立“适意斋”的良苦用心。在他们看来，耕读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两大大主题。只有真正把自己的内心变得更加强大，精神更加振作，才能迎接未来的风雨，也才能在纷繁复杂的世俗之争中求得一隅安静。或许正因为这样的传承，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无论哪个家族，都会刻意留下自己的传统——价值取向、精神支柱、情感特征、文化符号、伦理情怀、道德操守。家族中的每一个孩子，从小都将在这座特殊的学校里接受熏陶。他们幼小的心理中，因为植入了这种因子并随光阴的流淌而生根、发芽，成为一生的陪伴。

祠堂像一块磁场，把有血缘关系的人聚拢在一起。无论走得多远，一回祠堂，就能了解乡愁。祠堂更像一只大船，承载着族人太多的需求。祠堂更像一个指针，校验着族人前行的方向。

此刻，站在空旷的院落里，望着正堂中央一字型排开的四把大师座椅，我仿佛看到了杨氏族人实施族规惩戒时的庄重与威严；由族长指定的使者，先是宣读某某某人因何事触犯哪条族规，该受怎样的惩戒。然后是族人中的执行者将某某某人拖拽于众人之前，或鞭刑、或枷板、或刺棒……轻者皮肉受苦，重者脚裂趾断，更甚者，可能被沉塘。受到这般“待遇”的，要么罚跪族规，违犯道德伦理，要么屡教不改、挑衅族长权威。最终的结果是，他们不得不付出生命的代价。这世界上没有一味的想当然和我行我素，也不可能

随心所欲的空间。只有那些遵守规矩的人和事，才能真正享受到自由。

“看竹客来深巷外，敲诗人坐小楼中”“花窗酌酒邀明月，石上题诗扫绿苔”。这些楹联，镌刻在陶片上，悬挂在清心厅、养心轩大门的两边。或许因为泥陶上的书写无法做到像宣纸那样的奔放流畅，陶片上的字体笔划凝滞，但正因为此，反倒让每一个字看上去少了漂浮，进而显出庄重大方的意韵来。看得出来，祠堂中的楹联，均出自一人之手。透过斑驳的陶片，我仿佛看到这样的情景：某个艳阳高照的下午，面对眼前一片片刚刚做好的泥坯，一位身着长衫的老者，对着天空躬身作揖。礼毕，净手、焚香，双眼微闭，端坐案前。片刻之后，但见他随身携带的工具袋中，取出一把竹刀，以刀为笔，在泥坯上书写起来。婉转回旋中，一个个苍劲有力的汉字跃然坯胎。这些泥坯，将被编号送入烧窑，承受上千度的炭火烧制，才能完成从坯胎到成品的角色转换。正是因为经历了烈火的洗礼，它们才能历经一百四十余年的风雨侵蚀而保持着原来的样子。岁月，或许能改变它们本来的颜色，但绝然改不了刻在骨子里的信仰。

作为因人而起的一种建筑，祠堂是精美的，也是自在的。

风雨飘摇，她巍然伫立。祠堂坐北向南，分为前堂、正堂、后堂、东厢房、西厢房，为四合院建筑群，整体为13架6柱穿斗排架结构，水青瓦顶，建筑面积1480平方米。正堂面阔七间，正中高悬“慎终追远”的匾额，相传为明代天全六番招讨使司副招讨使杨世任修建。

关于土司杨世任，任乃强所著《天全杨土司世系》中有这样的记载：“杨世任(明史作世绳)，正德间袭，以助高氏，罹祸，葬霸王山，残碑只有数寸，妻高氏金姐，育子泰。”

众所周知，土司制度是元、明、清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的地方政权组织形式和制度，“世官、世土、世民”，是这一制度的重要特征。这也就是说土司是一种世袭的政治统治权。但天全土司，却与少数民族地区的世袭制有着截然不同的来历。

唐朝末年，起义军此起彼伏，势如破竹。唐僖宗不得不外逃。随身护卫他的，是禁军军校高卜锡和贴身侍卫杨端。高杨二人跟随唐

僖宗一路逃到四川。因护驾有功，江南临安人高卜锡和太原人杨端奉命率部西进雅州，被封为天全正副土司，从而开启天全近800年的土司统治历史。

作为土司的后人，杨世仁一定也像先祖一样，在天全这块土地上，极尽协力之能事，并在与高氏土司长期的默契配合中立下赫赫战功，因而成就一方祖业。或许，朱熹倡导并推行修建家族祠堂的做法，让杨氏深谙其中蕴含的引导教化和留史存鉴功用。于是，修建祠堂，便成为他生命历程必然的选项。这座建制宏大、造型别致、风格独具的本土建筑，既是杨氏宗族的血脉所系，更是杨氏宗族的精神领地。

在杨家祠堂，我看到正堂中4根直径七八十公分的立柱均为楠木，柱为八角菱形青石，四周或以浮雕形式，或用镂空方法，雕刻着人物故事，内容为远古传说、民间故事，线条简洁明快，笔法老道自然，显示出娴熟的雕刻技艺。既然要显现祠堂的多重功能，建造之初，每一处的细节，除了寄寓建造者的虔诚崇敬之心外，更多地通过艺术形式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引导，应该是这些雕刻艺术存在的最大理由了吧。

或许，当年的杨家祠堂有着更为宏大的建制，有着更多精美的装饰。只是，那样的祠堂，却不知什么原因被毁，终究没能保存至今。到了清代，宗祠如雨后春笋，遍地开花。一姓一祠的宗祠，在表彝伦而树纲常的同时，成为族人公共活动的集结地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清同治11年(公元1872年)，杨氏家族在原址上完成了重建，并完整地保存至今。

突然，空旷的四合院里，传来一阵电子琴声。透过空阶，我看到几个学生正在排练。这座家族祠堂，如今已变身文化站。就在此刻，在挂着“农家书屋”的房间里，一位老人端坐桌前，手捧一本书，慢慢翻看。头发雪白，恍若昔日祠堂里正襟危坐的族长。

走出祠堂，有风从老场河吹来，空气中便有了淡淡的泥腥味。水流舒缓，像年迈寡言的老者。祠堂院墙外，一条青石板路顺河而下。此刻，泛起一线光亮。河边柳树上，有蝉鸣叫，仿佛在刻意挑战老场河的耐心。老场河波澜不惊。她还记得祠堂落成时的盛典，也将伴随祠堂，走向更加厚重的岁月。

那些年，我在沙河铺街的往事

何一东(四川成都)

前不久，我再次经过成都外东沙河铺，只见高楼林立，小区时尚，道路宽阔，与我曾熟悉的街景完全是两回事，不禁深感时代的变化巨大。

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因我从原先工作的中专学校调到报社工作，学校的单身宿舍住不成了，但父母还在学校上班，我于是靠近学校大门不远、上沙河铺街一居民家租房住下。

房东姓蒲，五十多岁，平头，爱笑，一笑两颗门牙就兴冲冲地亮相。我喊他蒲师傅。他是自修的三层楼房，一楼是厨房、卫生间等，二楼出租，三楼自住。楼楼下还有个院坝，种点蔬菜。我租的房只有一个单间，十平方米，里面空无一物，月租100元，水电另算。我搬来单人床，一张木桌，一盏台灯，两把木凳，还有一台“熊猫”牌收录机，十多盒邓丽君、刘文正、凤飞飞、龙飘飘、千百惠、童安格等歌星的磁带，再添若干衣服和洗漱用品，就有了一个新家。

那个时候，我当记者，上下班都是骑自行车，“凤凰”“永久”牌。回到“家”中，第一件事，就是把自行车提上楼，放在过道上，认真擦干净。自行车的钢丝，则用一张机油浸润过的

毛巾擦。十多分钟后，自行车变得光彩照人！然后再洗手洗脸，按下收录机的播放键，让流行歌曲满屋回响。

夜幕降临，我写完白天采访的稿子，又开始写散文诗歌。我至今仍记得，在离蒲师傅的房子约三十多米远的街上，有一家卡拉OK厅，震耳的歌声像雷声一般传来，多次打断我的思路，但奇怪的是，我居然有定力继续写我的稿子，没有焦躁。

初秋的一天晚上，我和朋友聚餐后，骑车回到蒲师傅家，已是深夜12点左右，卡拉OK厅传出的歌声可谓“声嘶力竭”。我正要叫蒲师傅开门，突然瞥见门外墙下有一团黑影，被吓了一跳，本来喝了酒二麻的，这下全清醒了。我往前走近仔细一看，是一位年轻姑娘，她低着头坐在地上，长发把脸全部遮住，旁边还有呕吐物。我皱了皱眉，本想问她一下，但深更半夜，瓜田李下，容易惹麻烦，便打消问她的念头，仰头喊蒲师傅下楼来开门。可能蒲师傅睡着了，没听见，我又继续喊：“蒲师傅开门，蒲师傅开门。”

正喊着，蓦然一团热乎乎的东西扑上来，瞬间被紧紧抱住。我一惊，推着自行车的手一下松开，自行车倒在地上。急忙扭头一看，原

来是那位酒醉姑娘。在朦胧的灯光下，我才看清她的五官，瓜子脸，很漂亮，年纪二十岁出头吧，可脸色发白。她抱着我，闭着眼，嘴里嘟囔着：“哥哥，不喝了，不喝了，你带我回家，我要喝水。”

我心里着急，如果她有男朋友，看见了，岂不是说不清，还要惹出事来的。可想推开她却推不动，又怕推凶了摔伤，就这样被她抱着，好尴尬。我急忙用力捶门，大声喊蒲师傅开门。终于，三楼的灯亮了，蒲师傅打着哈欠下了楼。他打开门，见状一怔。我忙向他说明情况。蒲师傅上前用力把姑娘掰开，扶她坐在地上，说：“歌厅里喝醉了的，不管她，过一阵她就醒了，走，太晚了，回去睡觉。”我有点犹豫：“不会出什么事吧？”蒲师傅轻推了我一下：“没得啥子事，我见得多了。你咋个管？弄不好还惹麻烦，走吧！”

回到二楼，我站在过道上，往外面张望，心中总有点莫名不安。我听见蒲师傅关门后，便轻手轻脚地下楼，在院坝里迟疑了几分钟，然后轻轻打开大门门栓，伸出头张望，见那姑娘靠在墙上睡着了。我再一看，周围没人，只有歌厅还有人在唱歌。我一看手表，都凌晨一

点了，自己也很困了，但姑娘酒醉独自在这里，还是不安全。当时没手机，只有传呼机。干杂店有公用电话，但都关门了。我退回到院坝，轻轻敲门，期待姑娘自己能早点醒过来。

又过了半小时，我眼睛都有点睁不开了，但仍坚持没回房间去睡。秋风习习，吟唱的蟋蟀，偶尔飘飞的落叶，还有不时传来的夜鸟“阴阳怪气”的鸣叫，门外的姑娘，让我五味杂陈。这时，我听见有声音从远处传来，并有手电筒的光在四处照射，这应该是巡逻的联防队员。我在门后屏住气息，等待他们的到来。

脚步声越来越近，电筒光也几次射在门上。一个男的说道：“这儿有人！”随后，有电筒光射过来，又有男的说：“是个女娃子。”我从门缝里一看，是3名穿着迷彩服、戴着红袖套的联防队员。其中一个喊道：“喂，喂，你醒醒，喝醉了嘛！”又有人说：“醒不了，我们把她弄到派出所去吧！”几个人架起姑娘，往沙河铺派出所方向而去。我如释重负，松了口气，揉了揉眼睛，仿佛做了一件好事，上床睡觉去了。这一晚，我睡得香甜，居然没做一个梦……

加油吧！少年

元素(安徽淮南)

黄梅时节家家雨，青草池塘处处蛙。今年的七月雨水特别多，中考特别迟。

因为新冠病毒的肆虐，中考延期，在万千莘莘学子和焦心父母的期盼中，她终于要来了。疫情期间，儿子不能去学校上课，只能在家里对着屏幕上“网课”，没有了老师面对面的答疑解惑、指导建议，只能靠自己学习的自主性。作为家长我很焦虑，对孩子学习一万个不放心。但是，在一天的观察中，我发现儿子很有计划性，把学习和生活规划得好好的，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。作为母亲，我所能做的，只有搞好后勤工作，学习还得靠孩子自己。

随着疫情好转，4月13日你走进了阔别已久的学校，结束了超长寒假，妈妈的心也随之安定下来，看来为孩子担忧真的是每个父母大脑里的不速之客。

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。虽然疫情延误了开学，但是你并没有抱怨，而是直面困难、迎难而上。你的学习自主性也增强了，自我规划、自我约束、自我反思的能力也提高了。我想，增强的还有你面对突发事件的应变、适应、处理能力，同时也培养了你对困难时的刻苦、坚韧的品质和遇事沉稳的好心态等，这些对你以后的成长都是大有裨益的。因为风雨过后总会有彩虹，于你而言，疫情也加快了你的成长。

夏未央，我们终将会告别烟雾缭绕的梅雨天气，迎来艳阳高照的酷热夏天。

人生之路漫漫，中考只是其中一站，不管结果如何，都是最美的风景！只要尽力展现自己，沿途欣赏，快乐经过即可，然后华丽转身，继续下一程。

未来可期，以梦为马，不负韶华！加油吧！少年。



秦刚诗歌选登

游精神中岩寺

千岩竞秀中岩奇，石径幽邃入迹稀。

一对神龙吐玉液，两只石虎留遗迹。

仙床卧佛岁月久，晨钟暮鼓烟霞迷。

瑞草桥上唤鱼池，苏子长吟江城曲。

作者简介

秦刚，男，汉族，1954年11月生于重庆。四川省委党校现代管理专业研究生毕业，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。

相如故里

之一

江山秀丽的乡贤，
驮马高车拥安蓬。
卖酒添器佳话传，
慕箭大于桑梓颂。
人逢杨意长青云，
文合汉武开辞宗。
嘉陵江流龙头望，
有风求凰到临邛。

之二

周子爱莲学精，
龙角翘首向锦屏。
马回碧水电牛渡，
客避江湾几人行。
鹭飞长空落霞远，
凫戏沙洲秋水近。
岛名日月景色佳，
渔舟晚唱望月亭。



作者简介

元素，又名雪沁梅香，本名段传艳，教育工作者，淮南市骨干教师，淮南市作家协会会员，作品见于《安徽网》《淮河早报》《西部散文选刊》(原创版)、《华文月刊》《散文网》《当代文艺》《淮南作家》《文学百花苑》《文学天空》《教育》《蔚来来》《青春岁月》等报刊杂志、网络平台。